



科学惊奇故事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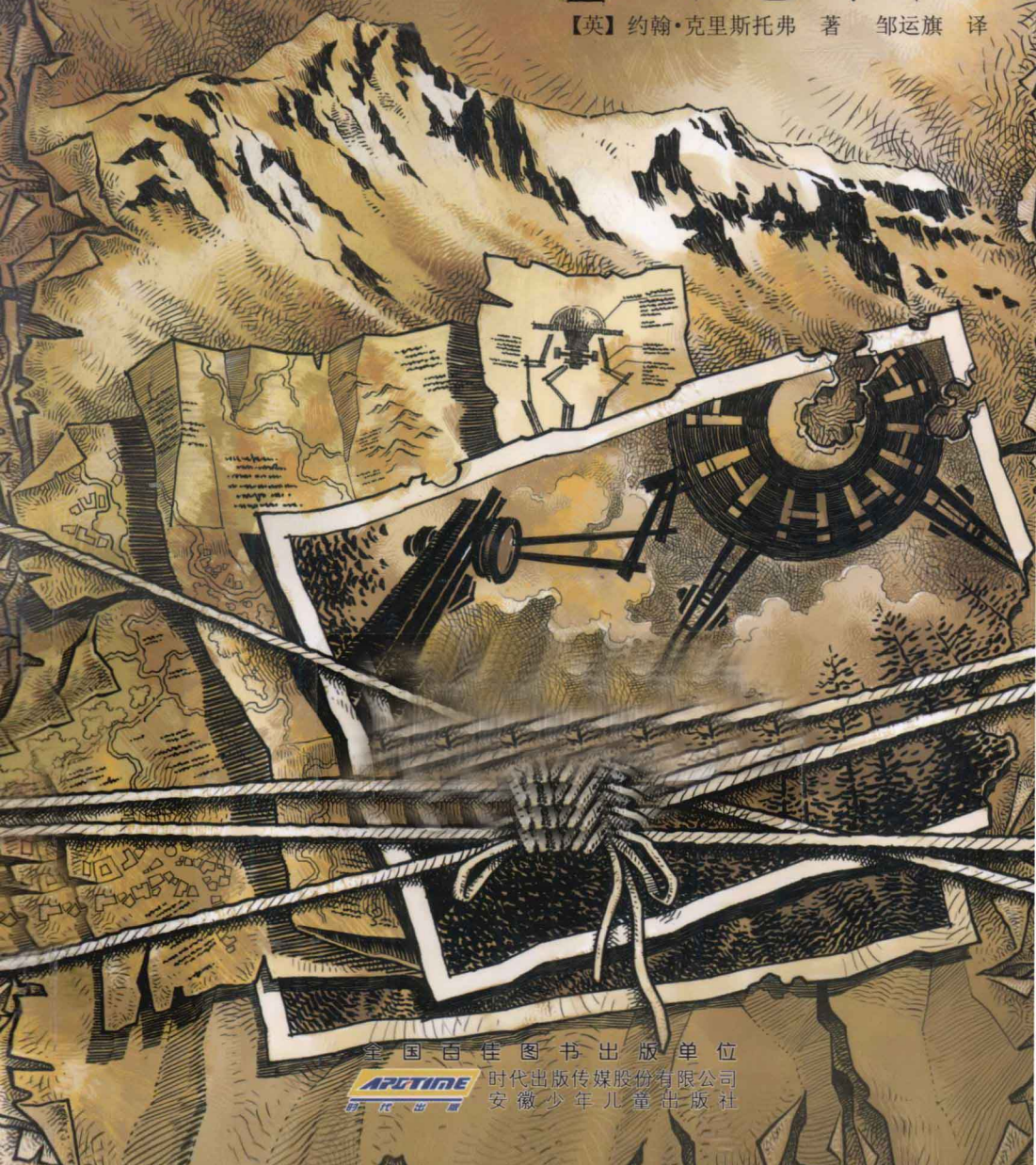
威尔历险记

T H E T R I P O D S



白色的群山

【英】约翰·克里斯托弗 著 邹运旗 译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科学惊奇故事丛书

威尔历险记

T H E T R I P O D S

白色的群山

【英】约翰·克里斯托弗 著 邹运旗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著作权登记号:皖登字 12121164 号

Copyright @ 1967 by John Christopher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
U.S.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威尔历险记·1 白色的群山 / (英) 约翰·克里斯托弗著; 邹运旗译.
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5
(科学惊奇故事丛书)
ISBN 978-7-5397-6585-3

I. ①威… II. ①约… ②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9097 号

KEXUE JINGQI GUSHI CONGSHU WEIER LIXIANJI BAISE DE QUNSHAN

(英)约翰·克里斯托弗 著
邹运旗 译

科学惊奇故事丛书·威尔历险记·1 白色的群山

出 版 人: 张克文 特约策划: 孔新人 策划编辑: 李摺君
责任编辑: 李摺君 责任校对: 冯劲松 责任印制: 田 航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21(办公室) 6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mm × 900mm 1/16 印张: 11.5 字数: 12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6585-3

定价: 17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- 第一章 加冠礼 /001
- 第二章 “我的名字是奥兹曼迪亚斯” /017
- 第三章 通往大海之路 /037
- 第四章 “竹竿儿” /050
- 第五章 古代都市废墟 /065
- 第六章 红塔城堡 /092
- 第七章 三脚机器人 /114
- 第八章 一路逃亡，一路追踪 /129
- 第九章 英勇奋战 /143
- 第十章 白色的群山 /159



第一章

加 冠 礼

除了教堂塔楼上的大钟，我们村子里只剩下五座钟还能正点报时。其中一座归我爸爸所有，就摆在我家客厅的壁炉架上。每天晚上，我爸上床睡觉之前，总会从一只花瓶里取出钥匙，为座钟上紧发条。每隔一年，钟表匠会骑着一匹慢吞吞的老马，从温彻斯特城来我们村，为座钟清洁、上油并校准。忙完之后，他会陪我妈妈喝上几杯洋甘菊茶，讲讲城里发生了什么趣事，这一路上都有哪些轶闻。每当这时，即便爸爸不需要去磨坊干活儿，他也会昂首阔步地踱出大门，表示不屑饶舌这些流言蜚语。不过，到了晚上，妈妈还是会把白天听到的消息讲给他听。爸爸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兴趣，但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


其实,我爸真正的宝贝不是座钟,而是一块手表。那块表小巧精致,表盘直径还不到3厘米,配有一条细细的表带,可以戴到手腕上。爸爸平时把手表锁在书桌的抽屉里,只有特别重大的场合,比如收获节或加冠礼才会取出来戴上。每隔三年,爸爸才会让钟表匠检查一次手表。钟表匠干活儿时,他还要站在一旁亲自监督。这样的手表,我们村子里只此一块,就连附近的村子也绝无仅有。钟表匠说温彻斯特市或许有同样的手表,但都比不上爸爸这一块。他这么说,不知是不是为了讨爸爸的欢心,反正我爸听了之后一脸得意。但不管怎样,我相信这确实是一件相当完美的工艺品。它的表壳是纯钢的,质地精良,比奥尔顿地区锻造的任何钢铁都结实,内部构造更是错综复杂、巧夺天工。表盘正面还印着“安提—马格奈提克”和“因加百录”两个单词^①,我们认为,这应该是很久以前制作这块手表的工匠的名字。

钟表匠来到我家,为手表做清洁并上油,已经是一周以前的事了。那一次,爸爸终于允许我站在一旁观看。这块手表真是件好宝贝,我被它深深地迷住了,钟表匠走了好几天,我心里依然念念不忘。它现在又被锁进了抽屉。当然了,爸爸不准我碰他的书桌,打开上锁的抽屉更是连想都别想。可越是如此,我越发想再看看它。又过了一两天,我只好对自己承认:我之所以不敢打开抽屉,就是害怕被爸爸当场抓住。

一个星期六的上午,我突然发现家中只剩我一个人。爸爸正

① 其实这两个单词的意思是“防磁”和“防震”。

在磨坊里干活儿，所有仆人都被叫去帮忙了——就连平时一直在家里忙碌的莫莉也不例外。我妈妈去看望生病的艾森老夫人，至少一个小时候后才能回来。五月的清晨阳光明媚，我早已做完了家庭作业，本打算出门去找表兄杰克。但我转念一想，现在可是绝佳的机会呀！我可以将爸爸的手表拿出来看看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

我曾经留意过，打开抽屉的钥匙就藏在爸爸床边的小盒子里，和家里其他钥匙放在一起。盒子里一共有四把钥匙，我挨个试了试，用第三把打开了抽屉。我抓过手表，仔细地看它。手表的指针一动不动，但我知道，只要上满发条，再调一调表盘边上的小旋钮，指针就能走动了。如果我只上两三圈发条，手表很快就会停下——就算爸爸今晚突发奇想，把手表拿出来检查一番，也不会发现任何破绽。于是，我拧了两三圈发条，静静倾听手表发出的有节奏的滴答声。随后，我校准时间，把手表套在手腕上。尽管我扣上了最内侧的孔，可皮表带还是有点儿松，但不管怎样，我终于戴上这块手表啦。

戴上手表，一直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目标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。可我发现，一个目标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另一个目标的确立。戴上手表足以让我欢欣鼓舞，如果再能让别人看看，那不就更完美了？我已经同杰克约好，今天上午在村外的古旧废墟里见面。杰克几乎比我大了整整一岁，马上就要参加即将到来的加冠礼，除了爸爸妈妈，他是最最仰慕的人。把手表带出家门，如果被爸爸知道，后果一定非常严重。但我把手表偷偷拿出来，已经是很



“过分”的事了,再“过分”一些又有什么大不了的?想到这里,我下定决心,不再浪费宝贵的时间。我打开前门,把戴着手表的那只手揣进裤兜,顺着街道跑了出去。

村子里有两条大街,汇成一个十字。我家房子临近其中一条大街,旁边还有一条河(这条河可以为磨坊提供动力),河水与另一条街道在一处浅滩交汇,上有一座小木桥,可供村里人通行。我从桥上大步跑过,发现河水水位比平时高,因为今年春天的雨水比较多。我刚刚跑下桥,就见露西阿姨迎面走来。她冲我打招呼,我回应说“上午好”,然后在十字路口一转弯,跑上另一条大街。前面有个面包铺子,橱窗里摆着一盘盘的圆面包和小蛋糕。我朝这个方向跑去,谁也不会起疑心——我的口袋里还揣着几个便士^①呢。但我没有停下脚步,而是径直跑了过去,一直跑到村头。在这里,房子越来越少,最后完全消失不见了。

再有一百米就能看到废墟了。隔着马路,对面是斯彼勒家的牧场,几头奶牛正在那里吃草,我这边则立着一排树篱,篱笆后面是一片土豆地。我在树篱中间找到一处豁口,钻了过去。我正专心致志地想,该怎么把手表展示给杰克看,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叫喊,吓了我一大跳。听声音,应该是亨利·帕克。

亨利是我的堂弟——我的名字叫威尔·帕尔,我们俩姓氏相同。虽然和杰克一样,他也是我的兄弟,但我们算不上是朋友。(我在村里有不少堂表兄弟,因为这里的村民很少同外面的人结

① 便士是英国的货币单位,类似于中国的“分”。现在一百便士为一英镑。

婚。)亨利比我小一个月,但长得比我高,也比我壮。从我记事起,我们两个就相互看对方不顺眼,一见面准保会打架。虽然我的体格不如他,但我身体更敏捷,动作也比他快,不然每一次都会被 他揍个鼻青脸肿。去年,我跟杰克学了一些摔跤技巧,于是更加如虎添翼。上一次动手,我就把亨利结结实实地摔了出去,让他躺在地上呼呼直喘粗气。可是摔跤需要两只手,而我的左手还揣在裤兜里,所以我没有搭话,继续朝废墟跑去。

可亨利已经扑了上来,他挥舞着拳头,在我身后大喊大叫。没想到他离我这么近,我只好加快脚步,同时回头看看我们之间还有多少距离。这时,我踩到一块烂泥,脚下不由一滑。(我们村子里用鹅卵石铺路,可到了村外,路面情况就很差了,下完雨更



是糟糕透顶。)我拼命站稳脚跟,但是没有成功。我张开双手想要保持平衡,可惜还是太晚了,结果我摇摇晃晃地呈“大”字形摔在地上。没等我爬起来,亨利已经骑到我的背上,用手按住我的后脑勺,把我的脸压到泥水里。

这下可把他乐坏了,可没过多久,他便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。刚才倒地时,出于本能,我张开双手保护自己,于是他看到了我戴的手表。他一把扯下手表,站起来仔细观瞧。我也赶忙爬起来,上前就抢。他把手表高高举过头,让我够不着。

我气喘吁吁地说:“还给我!”

“又不是你的。”他回答,“明明是你爸的!”

我很担心,如果我刚才摔倒时,不小心弄坏了手表,那可怎么办?我一边心里这么想,一边跳着脚去够手表。亨利把我推开,身子向后退,嘴里说道:“别过来!”他绷紧身子,扬起手好像要丢一块石头,“不然让你瞧瞧我能把它扔多远!”

“你敢?”我说,“看你爸不用鞭子抽死你!”

亨利的大圆脸上咧开一嘴坏笑:“你也一样。而且你爸下手肯定比我爸重。我可告诉你,我就是想借去玩玩。也许今天下午就能还给你,最晚到明天。”

“会被人看到的。”

他又是咧嘴一笑:“我才不怕。”

我朝他猛扑过去。我相信他肯定是吓唬我,他才不敢把手表扔出去呢。我撞得他差点儿失去平衡,可他没有倒。我们抱在一起,相互撕扯,摔在地上,打着滚翻进路旁的水沟。沟里有些泥

浆，可我们顾不了许多，依然拳打脚踢。这时，上面有人叫我们住手。是杰克，他厉声叫我们站起来。他从路旁跳下，把我俩一手一个拽开。对他来说，这一点儿也不费力。他长得跟亨利一样高，但力气要更大。他把我俩拖回到路上，让我们在树下站好，又从亨利手中抢回手表，往他后脖颈上使劲儿一拍，叫他滚蛋。

我惊惶地问：“手表没坏吧？”

“我看没事。”杰克检查了一会儿，把手表递给我，“你是笨蛋啊？怎么把你爸的手表偷出来了？”

“我想给你看看嘛。”

“真不怕惹麻烦！”他简短地答道，“反正你得早点儿还回去，我来帮你。”

从我记事时起，杰克总是在身边帮我的忙。可是，我知道，以后就不行了。我们一起朝村子走去。再过短短一周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加冠礼之后，杰克便不再是男孩，而是个成人了。

杰克帮我放哨，我把手表放回抽屉，又把抽屉的钥匙放回原位。我换下又脏又湿的裤子和衬衫，随后，我们又一次走回到废墟。这里从前有一片建筑物，可没人知道它们兴建于何时。我想，当初吸引我们的是一个标志，它涂在一块破碎、生锈的金属板上：

危险！

高压 6600 伏特



我们不知道“伏特”是什么意思,但“危险”这个词可谓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,让人感觉很刺激。金属板上还有许多字母,可惜大部分都被锈迹掩盖了,只剩下“XX 市”的字样。我们很好奇,不知它的全称是什么。

在废墟里面,杰克搭好了一处“洞府”。想要进去,先要穿过一扇摇摇欲坠的拱门。洞里很干燥,有个角落还可以生火。在出来找我之前,杰克已经生了一堆火,他还准备了一只兔子,已经剥好了皮,掏空内脏,用木棍串好,随时可以上火烤了。我在家里已经吃了不少——每到周六,家里都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——但一想到即将在炭火上烤好的兔子肉和土豆,我的口水又流了下来。回到家里,我还能再吃点儿妈妈做的牛肉馅饼。尽管我年纪不大,但胃口可不小。

我们看着兔子在火上烤,闻着兔肉的香味,默默无言。我们平时不怎么谈话也能相处得很好,不过一般情况下,我倒是很乐意多说几句。可能我就是太爱说话了——我也知道,我跟亨利一见面就打架,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不分时间和场合乱讲话,把他给惹毛了。

不管什么时候,杰克都不是个健谈的人。可今天,出乎我的意料,没过多久,他便打破了沉默。他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,都是村子里发生的事,但我有种感觉,他是在回避着什么,而那一定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。果然,说了一会儿,他停了下来,静静地盯着烤得滋滋作响的兔肉一两秒钟,最后才说:“加冠礼之后,这个地方就归你了。”

我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我从没考虑过这件事。我确实期待有朝一日,杰克会把“洞府”交给我,可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。我们平时绝不会想到任何与加冠礼有关的事,自然也就很少谈及这个话题。所以杰克这么一说,让我很惊讶,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更加惊讶了。

“有时候,”他说,“我希望不要参加什么加冠礼。其实我更想当一个流浪者。”

我应该在这里讲讲有关“流浪者”的事情。一般来说,每个村子里都会有几个流浪者,但数量常有变化,今天离开几个,明天又加入几个——据我所知,当前我们村子里有四个流浪者。他们偶尔会帮忙干点活儿,其实不管他们干不干活儿,村民都会养活他们。他们住在“流浪者之家”里。那是一栋大房子,位于十字路口交汇处,比村里多数房子都大。当然,村里有几所房子比“流浪者之家”还要大(我爸的房子就是其中之一)。那里可以容纳十多个流浪者,有时候人数更多,甚至超出几十个。村民会为他们提供食物——不算太好,但保证他们吃饱——平日还有一个仆役负责照料房屋,一旦入住的流浪者过多,大家还会再派几个人去帮忙。

所谓“流浪者”,就是加冠失败的人。这一点大家都清楚,只是很少提起。他们和其他成人一样,头上也戴着一顶机器帽子,只不过,帽子无法正常工作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,会在加冠礼一两两天之后显现出来:戴上机器帽子的人会显得特别难受,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,他们最终会被烧坏脑子——这才是真正的痛苦。



幸运的是,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。同样幸运的是,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。绝大多数加冠礼都会正常进行。我猜,每二十个人中,才会出现一个流浪者。

一旦他们恢复过来,不再感觉痛苦,就该开始流浪了——流浪者中有男有女,加冠失败的事偶尔也会发生在女孩身上,只是比男孩更加罕见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流浪?是因为觉得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,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?还是因为脑子被烧坏,所以无法安顿下来?他们穿越大陆,到处游荡,有时在这里待一天,有时在那里住个把月。很明显,他们的脑子出了问题,他们的头脑中没法生出正确的想法,有些人甚至会产生幻觉,做出莫名其妙的举动。

人们会捐钱捐物,照顾这些流浪者,但很少谈论他们,就像人们很少谈及加冠礼一样。孩子们见到他们会提高警惕,尽量离得远远的。流浪者自己则总是显得很忧郁,彼此之间也很少说话。所以,听杰克说想成为流浪者,让我很是惊讶。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,他看起来好像也不需要回应。

杰克又说:“那块手表……是很久以前制造的。你有没有想过,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?”

我想过,有时会想。但这又是一个不值得鼓励的话题,杰克以前也从未提过此事。我问他:“你是指三脚机器人到来之前?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呃,听说那是个黑暗的时代。人口众多,食物稀少,大多数人都挨饿,到处都是战争,还有各种疾病,以及……”

“但人们能造出手表这样的东西——这是人类制造的，不是三脚机器人。”

“那我就清楚了。”

“你还记得吗？”他问我，“四年前，我去玛蒂尔达姑姑家住过一段时间。”

我记得。我和杰克是表兄弟，玛蒂尔达是他姑姑，但不是我的姑姑——她嫁给了一个外乡人。杰克说：“她住在毕肖普斯托克，比温彻斯特还要远。有一天我出去玩儿，不知不觉走到海边，结果发现一片大城市的废墟，足有温彻斯特的二十倍。”

我听说过这些废墟，那都是远古时期的大都市。人们同样不愿意谈及它们，据说那里依然盘桓着死亡和恐怖的阴影。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们，哪怕是看到一眼，想一想都让人害怕，可杰克居然……

我说：“那些城市里曾经充满了凶杀，还有瘟疫。”

“他们是这么说的。但我当时看到了别的东西。那儿有一艘巨大的废船，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，船体到处都生了锈。那艘船比我们村子还大，大得多。”

我陷入沉默，试着想象，按照杰克的描述在头脑中勾勒出船的样子。可我实在想象不出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船呢？

杰克说：“那也是人类建造的。那时，三脚机器人还没来呢。”

我又一次不知说什么好。最后，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可大家现在过得很快乐。”

杰克把兔肉在火上翻过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答：“是啊，我



想你说得对。”

这几天阳光明媚,好天气一直持续到加冠礼。村民们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干活儿,割下青草晒干。前些日子雨水充足,青草长得又高大又茂盛,今年冬天的饲料一定会很充足。加冠礼那一天是法定假日。早饭之后,大家来到教堂,里面有人在宣讲人类的权利和责任。终于,杰克也来了。我没有见到女的,因为今天没有女孩加冠。我只看到杰克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,身穿规定的雪白罩衫。我看着他,不知他心中怎么想,不管他情绪如何,脸上都没有露出任何表情。

不多时,一切准备就绪,我们走出教堂,站在大街上,等待三脚机器人的到来。加冠礼的钟声响起,除此以外,一片寂静。没有人相互交谈,没有人窃窃私语,甚至没有人露出笑容。我们知道,对于任何人来讲,加冠礼都是十分重要的经历。就连流浪者都来了,他们站在那里,同样静默无言。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时间慢得让人难熬。杰克呢?他是什么心情呢?他一个人站在街道中间,人们离得他远远的。我突然想到,下一次加冠礼,我也该站在那里了,这个想法吓得我浑身一激灵,我还是头一次这么害怕加冠礼。当然,我不是一个人,亨利会陪着我一同加冠,可这让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

我们终于听到,远处传来沉闷的脚步声,轰轰隆隆,盖过了教堂的钟声。人群中传来一阵叹息。脚步声越来越近,突然间,越过南方一排房子的屋顶,我们看到了它的身影——一个巨大的金属半球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半空中,身下

是三条长有关节的长腿，足有教堂的几倍高。三脚机器人尚未接近，它的影子已然笼罩过来。接着，它悬在我们头顶，两条长腿横跨在河流与磨坊的两侧。我们等待着。我真的被吓坏了，浑身抖个不停，没办法停下来。

乔弗里爵士，本地的庄园主，走上前来，朝三脚机器人的方向微微鞠了个躬。他年纪很大，弯腰很是吃力。三脚机器人垂下一条亮闪闪的巨型金属触手，动作很轻，目标很准，一把缠住杰克的腰，把他举了起来，向上，再向上，一直举到半球体面前。那儿张开一个洞，就像一张大嘴，把杰克“吞”了下去。

当天下午有一些娱乐活动，人们在村子里四处走动，相互拜访，大声说笑，尚未结婚的年轻男孩和女孩们聚在田野里散步。到了晚上，宴会开始了。天气依然晴朗，桌子就摆在街道上，烤牛肉的香气混合着啤酒、苹果汁和柠檬水的味道，还有各种蛋糕和布丁，香味扑鼻。每栋房子外面都挂着灯笼，黄昏时分，灯笼点亮，街道两旁仿佛开满了金黄的花朵。在晚宴开始之前，杰克回来了。

起初，远处又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人们安静下来，等待着。机器人的长腿每迈一步，大地都为之一颤。三脚机器人又一次出现在半空中，半球体一侧张开“大嘴”，一条触手缓缓降下，将杰克轻轻地放在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——也就是乔弗里爵士的右手边。我和其他孩子坐在另一边，与杰克距离很远，但我能清楚地看到他。他面色苍白，除此以外，和平时不同的是，他的头被剃得

